

# 田壯創作·薛聰賢繪圖



將來，即使老了，我也不會忘記這一段經歷。

在那家小工廠工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受累被抓到警察局去，母親才知道真相。

我沒有犯什麼大罪，訓戒了一頓，就被領回家。

母親沒有責備我，只是苦心地勸我要立志學好。這當中，也談到了繼父和我之間的情感，她很宛轉的說明

，繼父爲了養育我們兄弟，花費的一片苦心。

我傷心地把內心的痛苦，向母親傾訴，她點點頭，但却說：

「你可知道，你爸爸爲了多賺一點錢，就得天天晚上去做一分額外工作，他太辛苦了。他爲了什麼？還不是你們兄弟。」母親眼裡有淚光，我想，她心裡必定深藏着許多悲哀。她繼續說：「你可知道，你爸爸多疼愛你們！」

「是嗎？」看

到母親憂愁的表情

，我木然地點頭。

靠繼父的請托

，我又到另一家工廠去做工。本來到

工廠做工實在無需

請托，只是繼父說

那家工廠待遇不錯

，比普通機關好。

我臨走時母親一再

叮嚀：「盛兒，不

要再胡鬧了，好好

地工作，別讓你爸

失望！」

十三歲在人生的旅程當中，應該是一段無憂無愁的歲月。可是，我却滿懷從童年接續而來的憂愁，這個結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開，更不是我幼嫩的精神負荷得了。

可是我必須負荷下去，因爲這時，我又隨着母親和二個同母異父的弟弟，來到繼父家裡。母親爲了生活重又再嫁。

我又一次被領養、改姓，籍貫由台灣變成河南，現在又改爲安東了。我了解母親內心的苦衷，但却無法除去別人諷刺的眼光。

頑皮淘氣的初中學生，年齡都和我差不多，那能同情一個開學時姓李，學期未却改姓王的同學，背後所隱藏的悲哀？

出事情。母親始終蒙在鼓裡，她以爲我仍

樣地許願。

這家工廠確實是與衆不同，管理嚴格，待遇合理，一切制度都企業化

。只是工作緊張得令人窒息。漸漸我感到由於工作劇烈的競爭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很呆板，就像機器一樣，嗅不出一點兒人情味。

自從脫離那一夥不良少年，我改掉了許多壞習慣，唯一沒有戒掉的是酒。如今遠離家鄉四十公里外的工廠，在這孤獨的環境裡，酒就成爲我唯一的伴侶。

當我心煩無聊時，就自個兒小酌一番。並非酒能消愁，而是它能把引入迷迷糊糊的感覺裡，我喜歡那種虛無忘我的幻境。宿舍裡，沒有人干涉我喝酒，有些人見了我都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。有些人喜歡逗我，常常邀我去喝



你怎麼搞的？自己的藉貫都弄不清楚！

一盅。去就去，喝就喝，反正花一分錢，喝兩分酒，何樂不爲？因此，我常喝得酩酊大醉。醉了之後，就發酒瘋，做了許多無意識的動作。比方在大馬路上睡覺，甚至醉倒了跌到臭水溝裡去。

就這樣，變成了一個酒鬼，我倒還不自覺，那是別人給我的封號。

有一天，我一個人獨自喝悶酒，喝到三更半夜醉了，就無意識地到處游蕩。回到宿舍已經超過了晚歸時間。大門早已關閉，我進去不得，只好睡到公路旁的候車亭長條板凳上，不料被警察抓到派出所裡去。

天亮，警察盤問了我一些話，就通知工廠領我回去。

這事傳到總經理那兒，就把我喚去問話。這是工廠裡少有的事，難怪工務課長一臉緊張，找到宿舍來把我帶去。

我一進門，總經理就痛訓了一頓，然後才問：「你到廠多久？」

「一年！一年四個月！」我宿醉未醒，加上從派出所回來，被廠裡的人譏笑了一陣，又羞又惱，結結巴巴的講不出話來。

「你是那裡人？」總經理大概嗅出了我的酒味，一臉不快之色。我頭有點恐懼，課長不斷向我暗示，我摸不清他暗示些什麼，慌忙向總經理回答：「河南！」

「河南？」總經理拿起資料卡說：「這上面怎麼是安東？」

「是，是，是安東！」這回，我急忙改口，並不住地點頭。

「你胡鬧！」總經理暴跳如雷，「你口音不像東北人。」

我和課長被吓了一跳：「你怎麼搞的？自己的籍貫都弄不清楚！」我正想說明，總經理不快地朝我揮揮手說：「你走吧！」你走吧，原來就是解雇的意思。公司依規定給我資遣，我無可置辯，但是令我氣憤難消的是，他們開除的理由是精神不正常和酗酒。

我是喝了酒，但是並沒有酗酒啊。說我精神不正常，更是可惡，他又不是精神病的大夫，怎麼可以隨便說我精神不正常？

越想心裡越悲傷，我又到酒店裡去借酒洗愁，誰知愈洗愈愁，我突然想大哭一場，可是哭給誰聽？母親？父親？弟弟？同事？他們有誰能了解我內心的悲哀？他們會靜聽我傾訴嗎？



——我伏在爸爸的墓上放聲大哭——

片黑暗，沒有月亮，沒有星光。我摸索到父親墓前，這裡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，小時候我常來，長大以後，來的次數逐漸減少。自從初中畢業後我就不再來過，算起來四年多沒來了。墓塋依舊，只是蔓蔓的野草長得一人多高了。

我喃喃地向父親傾訴，他沒有理

責備我一頓也好啊！漆黑的夜空，沉寂的荒塚，誰來慰我心？誰來慰我心？我伏在墓碑上，漆黑的夜空，沉寂的荒塚，誰來

會我，我什麼也看不到，我多麼渴望他會伸出手來拭去我的眼淚。我聽不到他的聲音，我多麼希望他的慰言。

啊，爸爸，你怎麼不言不語，即使是不檢，工作不力等等。我恨！爲什麼不分皂白，勞頭就斥罵我，不先靜下心來聽我說。我已經長大了，有我的自尊心，不再是無知的小孩子了。

母親也不再衛護我了。

「把我的老東西都丟盡了，氣死我！」繼父把滿腹牢騷朝我發洩。我無告地把眼淚往肚裡吞。我怨

繼父罵夠了，母親才替我說情，要他再替我找工作。像他這般德行，再好的工作給他做也枉然。這麼好的工廠他都幹不了，再有什麼好工廠讓他去做？」

繼父罵夠了，母親才替我說情，要他再替我找工作。像他這般

德行，再好的工作給他做也枉然。這兩年當中，我就像躺在冰水裡，沒有一點溫暖，我的酒癮也愈來愈重。

又是第一次，就業輔導中心又把我介紹到一家工業社去試工。

這家工業社沒有辦公室，門口放

了一張辦公桌和兩三張凳子。我走進

去找不到老板。工場裡大家正在忙，看到一排工作檯上有十幾個女工正在

墓地——我掘了一輛計程車，直奔家鄉，深夜來到我父親的墓地。

我想起了父親，只有他才能接受我的傾訴，因爲他是我的親生父親。

我感到滿身暖洋洋，張開眼皮，荒塚上一片耀眼的陽光。揉揉惺忪睡眼，我才想起來，昨晚我就在這兒過了一夜。

我清除四周的野草，離開。回到家裡，繼父第一眼看到我，就惱怒地大

了一頓，這家工業社沒有辦公室，門口放了一張辦公桌和兩三張凳子。我走進

了父親墓旁，我清除了父親墓旁的野草，離開。回到家裡，繼父第一眼看到我，就惱怒地大

組合零件。

一個年青的女工抬起頭來，視線跟我接觸，我趕緊說要找老板。她向裡頭喊了一聲，一個滿身油污的中年人手上抓着一隻扳手走出來，她告訴我，這就是老板。

我遲疑地把介紹單和履歷表遞給他，他接過去看也不看，朝我上下打量一番，說：「工作很苦，你幹得了嗎？」

「我試試看！」

他點點頭，回頭朝裡面招手，出來一個身着工作服的青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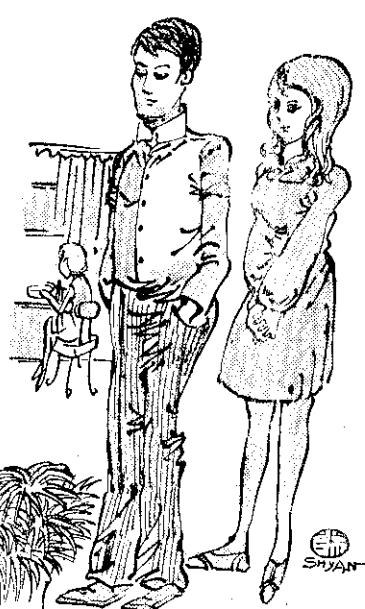
「他來試工，帶他去！」老板把我交給他，又回到機器旁去。

這家工業社規模不小，有五十幾個工人。

「他來試工，帶他去！」老板把我交給他，又回到機器旁去。

這家工業社規模不小，有五十幾個工人。

「他來試工，帶他去！」老板把我交給他，又回到機器旁去。



——你這樣會叫你媽媽傷心的——

## 新發明植物營養劑活性離子 出現了及新時代綜合微量元素



# 農佳收

請採用新技術  
符合實用，除能殺菌外  
並能促進成長。

免費提供二桶份試用 付回寄費五元即寄

- 麥稻・果樹・蔬菜・薯類・福音  
◎促進發育補給營養 ◎可矯正土壤酸性  
◎養根結構實 ◎增強病害抵抗性  
◎防治病害殺衛 ◎秋落水田良劑  
◎預防落花落果 ◎可使稻熟病、胡麻病  
◎提高果實的甜性肥大 等確病率減低

好消息 中國唯一不花錢檢查  
試用者免費檢驗土壤

大新味全化工廠 榮譽出品

通信處：台北市建國南路 169 巷 29 弄 3 號  
總代理：南投鎮彰南路 138 號 電掛 3123

列。爲了工作方便，我在工廠附近租了一個單人房間。

工作相當辛苦，但我能適應，我並不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。令我喜愛的是這家工廠的人情味特別濃厚，同事之間一團和氣，從沒有發生過爭執。

當她知道我的家裡情況後，很同情我，不過她不贊同我跟母親離家出走，一兩年都不會回家去。

「你這樣做會使你媽媽傷心，」她常這樣勸我：「應該抽個空回家去看看！」

每一次，我總是以搖頭和苦笑答覆她。我何嘗不想回家，離家的第一年，我確實是負氣地不想回去。第二年，我就很想念母親。可是，我不但一事無成，又身無分文，怎麼好意思歸

「這你就錯了，一個人在外頭奔波，不管有沒有成就，總得回家去。」  
「我不言不語，像這樣回家去，豈不叫繼父笑話？」  
「你難道不想念你媽媽？」  
「那你要爲什麼不回去？」  
「我……」內心百感交集。  
她眼裡掠過一絲黯淡：「有個媽

——後來，我才知道桂芳的可憐身世，她自幼父母双亡，從小寄養在叔叔家。由於同病相憐的緣故，我們的情特別相近，愛的情愫由此而生。

她傷神地喃喃自語。  
天跟大家一起工作。說話總是和和藹，我不會聽過他大聲罵人。

這工廠首先看到的女工。我剛進去什麼都不懂，一切工作程序都問她。

一個女孩子闖進了我孤獨生活的領域，她叫桂芳，就是第一天我來到人。對待我像個小姐姐，雖然她年紀比我小，但對於世故人情好像比我懂得多。

桂芳天生一副好心腸，樂於幫助別女工們都是有說有笑的，這對於一個飽受冷漠的陌生人是很需要的。

我點點頭表示願意工作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好，歡迎你！我們都是年輕人，我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工作。」

媽多好！」  
我一怔，她的語音裏有着淒涼的意味。

「失去母愛，寄人籬下最痛苦。」

她傷神地喃喃自語。

後來，我才知道桂芳的可憐身世，她自幼父母双亡，從小寄養在叔叔家。由於同病相憐的緣故，我們的情特別相近，愛的情愫由此而生。

她傷神地喃喃自語。

桂芳天生一副好心腸，樂於幫助別女工們都是有說有笑的，這對於一個飽受冷漠的陌生人是很需要的。

我點點頭表示願意工作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好，歡迎你！我們都是年輕人，我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工作。」